



战后归来

〔罗马尼亚〕阿·萨希亚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战 后 归 来

〔羅馬尼亞〕阿·薩希亞

甲 戈 譯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原 書 名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 войны
(Румын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中选)

原 著 者
Александру Сахия

俄 譯 者
Ю. А. Кожевников

и
Е. С. Покровский
俄譯本出版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2

战 后 归 來

甲 戈 譯

*

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号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 2 字數 37,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9,000

前 言

在这本小冊子里所收集的四篇短篇小說，是从“羅馬尼亞短篇小說集”中选譯出来的，是羅馬尼亞优秀的无产階級战士——作家阿力山大魯·薩希亞的作品。

“羅馬尼亞短篇小說集”序言里对作家薩希亞及这四篇作品作了如下介紹：

阿力山大魯·薩希亞(1908—1937年)生于羅馬尼亞梅雷斯蒂里什村的一个貧农家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几年在他的記憶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迹。他曾亲眼看到过被战争弄成殘廢的士兵們回到村庄的情形。薩希亞在短篇小說“战后归来”中所表現的，便是这样一个在參战后因被炮彈打伤而失去一条腿的教師回家以后的悲劇。

薩希亞艰苦地念完中学以后，又进入布加勒斯特大学讀过法律系。薩希亞很熟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从1932年起，他便把自己的命运，与羅馬尼亞工人階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羅馬尼亞共产党的斗争联系在一起。他接受了共产党所交給他的任务，出版“新世紀”、“藍色工作服”和“工人論壇”等报刊。羅馬尼亞工人階級及其为摆脱資本主义压迫爭取解放的斗争，是薩希亞創作的主题。作家在短篇小說“大家失业”中，刻划了羅馬尼亞由于1929年的經濟危机所引

起的失业现象。薩希亞的短篇小說“工厂底心臟”和“碼頭上的斗争”，渗透了作家对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前途所具有的无限的信心。

1934年，阿力山大魯·薩希亞不顧警察的阻撓，終於来到了苏联。作家游历了苏联全国各地。“今日的苏联”一書，便是他亲身观察了世界上第一个工农社会主义国家的結果。这本书向羅馬尼亞第一次报导了苏联的真实情况。

过早的死亡，中止了共产党员—作家阿力山大魯·薩希亞的紧张不懈的活动。

目 錄

前言

战后归来.....	(1)
大家失业.....	(17)
工厂底心臟.....	(40)
碼頭上的斗争.....	(50)

战 后 归 來

有一次，多瑙河沿岸上一个淒涼而縮作一团的小城鎮的寂靜，忽然被打破了。許多士兵从一条条長長的、倦怠的列車里，傾瀉到車站上來。他們的面色如土，又瘦弱，又襤褸。周圍在發生着難以想像的事情！到處都听得見喊聲、斷斷續續的感嘆聲、吻聲和婦孺的哭號聲。

士兵們以一种出神的眼光，注視着這沒有大炮的轟鳴、沒有鐵絲網和沒有死亡而對他們已經顯得生疏的情景；注視着在場人物相互擁抱的情景。變得粗野而庸俗的士兵們，猜疑地微笑着。……車站對面，停着一排排的馬車。這是農婦們趕來迎接自己丈夫的。但是她們大多數人回家都是孤單單的。她們帶着泪痕模糊的眼光，拉着韁繩，鞭策着餓馬，夾雜不清地咒罵着，哭泣着離開了車站，痛苦損壞了她們的容顏。這樣大約連續了兩個星期。她們常是這般樣子，雙手交叉着緊貼在胸脯的前面，伸長着頸子望着遠方，期待着列車的到來。可是一列列的火車，却隆隆地、無動于衷地行駛過去，把車站和車站上密密的人群，以及他們的眼泪，都拋棄在自己的後面。

好幾天了，都是這樣：母親一清早就催促我們起床，替我穿上星期日的服裝——雖然已很陳旧，接着我們便匆匆忙忙地用完茶點，全家六個人一起前往車站去。

我們等待着父親。戰爭結束了，他是應該回來的了。我們站在母親的周圍，拉着她的裙折，緊貼在她的身邊，好像一串葡萄一樣。母親手中抱着兩歲的小尤里烏斯，他也在跟着我們說：“爸爸要回來了，爸爸！”雖然他對父親一點印象也沒有。他從來沒有見過爸爸，因為他是在爸爸走後出生的，到現在已經兩年多過去了。

但是父親仍然沒有回來，母親一天一天地變得更加沉默起來了。現在她听任我們這五個孩子隨便胡鬧。在這期間，我打破了一個中國花瓶，而我的小妹妹叶琳娜把棕櫚樹的叶子全摘了下來，替她的洋娃娃做了綠色的衣裳。

母親並沒有責罵我們。相反地，她在收拾了花瓶碎片以後，更親暱地吻着我們這幾個孩子。她仍然十分仔細地打扮着我們，這我已經說過，每天我們都穿着星期日的服裝。有一次，瑪蒂麗達嬌嬌和彼得里克叔叔同我們一起上車站去迎接父親。叔叔是個胖子，眉毛很濃。除了他們以外，還來了父親參戰前的幾位同事——貴族子弟學校的幾位教員，他們每人手里都拿着一根手杖，頭上都戴着一頂平邊的硬禮帽。也許，我們這一群人，在那些衣衫襤褸、遍體污穢、川流不息的來往行人當中，看起來要算是一座孤立的小島了。

一個胡須長得密密的教員，時常用手杖击着月台的水泥地對我的母親說：

“伊利沙白，我們知道，你的丈夫是當上了英雄回來的。這次見面可得沉着些啊！”

可是，我們從母親那好像被風吹動着的裙折縫里，感覺到

她的身体颤抖了起来。特别是她的眼泪，使我们产生着深刻的印象。她哭过不知多少次了，眼泪只要刚一流到母亲的脸上，小尤里烏斯便习惯地用一种快而笨拙的动作去拭擦它们，弄得母亲满脸都是泪水。当母亲去吻他那湿了的手掌时，小尤里烏斯便抱着母亲的颈子，紧貼着母亲的臉頰。

“真的，伊利沙白，”彼得里克叔叔用手杖的曲柄撥着自己的胡須对母亲說：“你應該鎮靜一些；要知道我們是在等待一位英雄哇！……难道你沒有听見過教師說：‘这是一件值得载入史冊而永垂千古的事情。’”

这就是我所唯一不懂的东西：我的父亲怎么会载入史冊而永垂千古呢？……我想象到初小二年級的教科書。也許，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是会看到我父亲的肖像的吧。……在教科書的头几頁上……德拉戈什·渥达隨身帶着自己的侍从武官，仅只他的功績，就用密密的小字富于詩意地敘述了整整四頁；其后便是馬特奧·巴薩拉布和华西里·路庫，他們都戴着羊羔皮帽，胸前挂滿了勳章，——一直到書的末尾，都是历史。我很想向彼得里克叔叔問問这一切，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些不大恰当；至于瑪蒂丽达嬌嬌，那我相信，她是回答不了我的問題的。要是只有我和媽媽兩人的話，那她就会向我解釋明白这一切啦！……

真的，我觉得要在我的历史書上看到父亲的面孔，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書上教到父亲，我的同学和教師將會說些什么呢？……我只是想象着——教師在課堂上这样开始說：“今天我們將要講述……”那么，他也許会提到我父亲的名字。

不，我不相信有这回事。想到这里，我就打了个寒颤，接着我便拉了拉母亲的裙子，表示我要同她讲话。她懂得我的意思，便弯下身来，把耳朵凑近我的嘴唇。但是我却一声也没响。我似乎觉得有什么东西梗住了我的喉嚨，后来我只是支支吾吾地说了一些没有意思的话，这时，母亲便把我吻了一阵，用她那等待父亲的激情，回答了我的举动。两个弟弟好象还没有注意到这一经过。米尔卡背着一个书包，他的背靠在月台柱子上，紧压着书包，眼看着就要把书包磨破了。还在出发到这兒来以前，米尔卡和母亲就曾在小花园里商谈过，他要背着这个书包来迎接父亲。至于什特芳则手里拿着一根鞭子，不断地抽着，发出响声，显然，他玩得很满意。总的来说，自从拜访车站以来，我们已经对它很熟悉了，因此再不拉着母亲的裙子了；只有那身穿白洋纱衣、满头包裹着绸带的叶琳娜小妹，还紧拉着母亲的手。她站在那兒完全象一只宁静的小羔羊。

这时，远处传来了一阵声音。它越来越大。接着就是一声长的汽笛。……等待的人们立刻都骚动起来了。

来了一列火车。……

大家嚷着、挤着，一齐拥到了铁道旁边。我们吓得围着母亲。四位教师之中就有两位已经在整理颈子上的什么东西了。领带吧。……瑪蒂丽达嬉嬉嘴里在断断续续地说着什么话，彼得里克叔叔这时也兴奋得只顾摸胡须。至于母亲，则呆呆地站着，眼睛死盯着铁路轨道的那一边。我感到自己激动得近于恐惧，我非常怜悯我的母亲，可是又没有勇气向她说什么。

这时火車已經完全看清楚了。火車里一定挤得满满的，連車頂棚上、踏板上都是人。已經听到了快乐的軍歌声，軍歌声中还有喇叭伴奏哩。为什么还需要喇叭呢？……

車站上的建筑物突然震动了起来，火車头已駛近挤滿人群的月台了；它那鼻孔里噴出来的烟团，飞溅了我們滿臉。火車还没有停稳，士兵們已开始跳向月台上来了。接着，难以揣測的事情发生了。許多人，因为在下車的人群中沒有找到自己所等待的人，便都跑上車箱去遍处寻找，以致妨碍了別人的下車。一个妇女刺耳的尖叫声，突然压住了所有人的噪杂声。这使我产生了一种印象：这儿在进行着一种不是爭取生存，而是爭取死亡的斗争。每个人眼睛里都表現出一种由于“找不到所找的人”的思想所产生出来的恐怖。喊叫的声音越来越大，一片凄惨籠罩了这些丧失了安宁的呼唤者們。原来，得不到回应的喊叫，就意味着死亡。

火車上所有的人差不多都下到月台上来了。只有零零落落几个士兵才慢慢吞吞地走过去，大概他們相信，不会有誰来等待他們的。

車站上沉靜下来了。

这时，在最后的一节車廂边上，我們忽然看見了一个身材健壯而高大的人，这是一个士兵。显然，他下踏板时很感痛苦，双手撫摩着一只疼痛的脚。他终于下車了，顛顛跛跛地向我們这儿走来。这时人群已經走空了，他的木脚踩踏在月台的水泥地上，声音响得特別清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

母亲抱着小尤里烏斯，撇开我們飞奔了过去。彼得里克叔叔和瑪蒂丽达嬷嬷也急忙跟随上去。現在，月台当中就只剩下我們几个小孩和旁边的几位教师了，他們跟先前一样，沒有离开过他們的手杖站在那儿。感到惶恐的什特芳藏起了他的皮鞭，而叶琳娜小妹差不多快哭起来了。

父亲笔直地向着我們几个孩子走来，他愈走愈近，我就愈感到恐怖。父亲的头上戴着一頂綠色的制帽，制帽歪在一边，帽遮檐盖住了他的左耳。父亲看来象个巨人；笨重、骯髒，完全不象我的父亲。从前我真正的父亲穿的是灰色服裝，領子上很干淨。現在，我仔細一看：原来他却在那骯髒的軍服領子上束上了一条瓦灰色的破布。他伸出黑黑的手掌，想把我們全都抱进他的胸怀。我閉上眼睛，讓他把我同弟妹們一齐抱起来。我感到我的嘴里有一种野草苦味。米尔卡吓得哭起来了，因为父亲一抱就会把他的書包从背上甩下来，什特芳則在扮着鬼臉，高举着他的皮鞭。只有叶琳娜最聰明，她用小手惶恐地抱着父亲的脖子。父亲撫摸着我們，拍了拍我們的臉蛋，随着就用他那溫暖的嘴唇把我們挨个地吻了一吻。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教师（那位長滿胡須的）一脫下礼帽，准备发表演說了。可是，父亲在握过了同事們的手以后，却以寻常演說家的声調开始說話了：

“住了吧，卡慈先生，沒有道理。……”

这位教师感到臉上沒有光采，把話咽了下去，仍然退到其余三位教师那儿去了。这时我們都站在父亲的面前，母亲的臉上淌着眼泪，尤里烏斯則被当时的情景吓得把臉儿藏伏

在母亲的肩上。忽然，出乎意料地，父亲向后急退了一步，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全部血液都冲上了脸，他粗暴地叫喝起来：

“全班，向右轉！向右轉，听見沒有？你們是我的班。向右轉！伊利沙白，听見沒有？要是我命令你的話，就得向右轉。……”

母亲的脸色变得惨白，要不是一位教师及时地把她扶住，她就要倒下去了，同时，瑪蒂丽达嬷嬷怕母亲会把尤里烏斯也摔了下去，就急忙从她手里抢了过来。

“当然。他們不会服从。……誰也不会，誰也不会！……”

于是父亲拖曳着木脚，退到車站牆边去。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尔，”彼得里克叔叔急忙赶上去抓住他的手說。“这是什么意思？你把孩子們都吓坏了；唉，你上那儿去？……要知道战争已經結束了哇。……”

“这是什么意思？”父亲更严厉地喝道。“你胆敢問我这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忘記了紀律，神圣的紀律嗎？那末，听我說吧，这是什么意思。……”

于是他便搖摆起腦袋，轉動着眼睛，环顧着所有的人。

“是啊，这是什么意思？……我們根本不是士兵。你看：这是你的妻子伊利沙白，这些是你的儿女。你是在战后回来了，弗拉基米尔。現在是和平了。听見了嗎？……和平了。一切威胁着生命的事都告結束了。你現在正处在家人們的中間，受着爱的包圍。和你談話的就是你的亲兄弟。安靜点吧，弗拉基米尔！……”

父亲摸了一摸被汗浸湿了的前額，用一种勉强的声音說

道：

“这个你們相信嗎？……你們真正看到和平了嗎？你們亲眼見到的嗎？”

“这个你不用再怀疑了，”一位教师說。“周圍的人們奔忙着，叫嚷着，高兴得不知怎样才好，这都是因为战争已經結束，和平已經到来了。……”

“也許……是啊！和平已經到来。……可是我的头腦里还有战争在叫囂。不知道是什么在我的头腦里不断地嗥叫着，嗥叫个不停。……”

接着父亲便向周圍审視地看了一番。他仿佛笑起来了。随后，便挽起母亲的手臂，好象沒有发生过什么，用一种平常的声調說道：

“走吧，伊利沙白，我多么想念家啊！”

从車站到城市中心，伸展着一条整洁的林蔭道，兩旁栽着橡树。父亲挽着母亲，木脚击踏着馬路，走在前面。彼得里克叔叔和嬸嬸帶着我們五个孩子，走在他們旁边。

几个教师掉在后面。店員們从商店的窗戶里探出头来，以一种猜疑的眼光目送着我們这一个奇特的行列。有的人走出門来，有的人打开窗戶；大家都希望把我們看得更仔細。确实，这是一件不常見的事情：一位教师在参战后成了殘廢回来，現在正和自己的一家在庄严地走过全城。當我們到达貴族子弟学校时，四位教师脱下礼帽，一个个地握了握父亲的手以后，都走进学校里去了。这时，恰巧有一輛空馬車行駛过去。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就向駕車的人打了一个招呼。当时我們周圍

聚集了一大群人，他們都貪饞地注視着父親的一舉一動。並且可以不斷地聽到同情的嘆息和陰暗的嘻笑。

馬車走近跟前來了，但父親却厲聲地說道：

“不，伊利沙白，我們步行走。”

他的臉色變得严厉起來，接着便每個字都吐得很清楚地問道：

“你是不是對於我，對於我的腿感到恥辱？……”

“請你諒解，”叔叔插嘴說，“她實在是走累了，而且還拖着幾個孩子……。”

我們大家終於分開坐上了兩輛馬車。唉，我們感到回家的道路真長啊，我們好象在一條無窮無盡的、我所不熟悉的街道上繞圈子似的。而父親呢？他在路上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和我、母親、小妹妹叶琳娜合坐一輛馬車，父親時常把我的手放在他那又大、又硬、但很暖和的手里。

我們終於到家了。父親是最后下車的，他一下車就以審視的眼光去觀察房屋、庭院和花園。樹的周圍都落滿了黃葉，只有窗子下面的兩顆白松還是青綠色的。整群的鴨子都嚶嚶地沖上來迎接我們。父親一人走在前面；我們跟在他的後面。後來他走進花園里去了，用均勻協調的步伐圍繞着房屋走了兩圈，不知道他咕咕嚕嚕自言自語地說些什麼。瑪蒂麗達嬌嬌和彼得里克叔叔向他告別，準備走了，可是他似乎忙得要命，回答也沒有回答他們。父親又圍繞着房屋走了一圈。他愁眉苦臉地望着地下，停下來對母親說：

“先前應該繞着房屋快步跑的，不應該這樣慢吞吞地拖着

走，可惜我現在办不到了。既然办不到，我就只好不做声了。亲爱的伊利沙白，你懂得什么叫命令嗎？命令是：不做声。在我們站崗的时候——我們整整几个鐘头都不做声。只是几个鐘头嗎？簡直是一整天一整天。訓令上就是这样說。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伊利沙白，希望你能够領悟到我所感觉到的，和我具有同样的感觉吧。”

“我相信你，弗拉基米尔，一切我都了解，”母亲用那帶着顫抖的哭泣声回答着。

“你應該相信我。站崗时因为有人說了一句話，就送掉我們四个士兵的性命。”

他們倆談話的时候，我們孩子們都站在屋子旁边，好象失掉了什么东西似地感到惶惑。于是母亲便打断了談話說：

“我总認為，我們是應該进屋里去了。……”

父亲沒有反对，我們都走进屋子里面去了。家里已布置好餐桌，摆滿了食物，正在等待我們。父亲坐上了他从前常坐的首席。忽然他迅速地站起身来，望了望餐具，雷鳴似地厉声喝道：

“怎么，你們又把刀子帶到这儿来了？你們总是需要武器，武器，武器，需要鋒利的武器……。”

他的臉色蒼白，渾身发抖。我哭起来了，母亲急忙走到他的跟前，抓住了他的手。

“不，不，伊利沙白，”他說。“我再也受不了了。把刀子藏起来！我知道，它們就要割断我的喉嚨的。它們太寬了。……这些刀子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寬到这种程度的？你看，它們的

样子真和匕首相象。……”

餐刀拿掉了，我們又按先前的位置入座。先給每人上了一份湯，我們都拿着湯匙开始喝起来了；但是父亲却一直等到湯冷了以后，才直接端起湯盤来喝，他的嘴唇一挨近盤边，他的胡須就在湯里游动起来。我們听见他笑着说：

“在前綫就是这样。那儿沒有湯匙。这样更方便一些！伊利沙白，必需讓孩子們也习惯于这样。誰知道呢？也許明天就会开始新的战争。……”

母亲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可是什特芳已把湯匙向旁边一放，象父亲一样，端起湯盤喝起湯来了。当时，母亲輕輕地打了他一下，夺掉了他的湯盤。父亲躊躇地观察一切，本想說些什么，可是后来一轉念，就安靜地揩擦起他的胡須来了。午餐以后，他走进臥室，接連睡了九个鐘头；当时，房屋都被他的鼾声振动得直抖。他时常猛醒过来，尖声叫嚷、惊坐起来。……随后，又安靜下来，再入睡。当他起来吃晚飯的时候，已是晚上八点鐘了。晚餐时，他老是沉着臉，眼睛盯住餐盤，只有一次当他滿嘴咀嚼肉包子时才問道：

“伊利沙白，你說，你們一天吃几餐？”

母亲数說了一遍早餐、午餐、晚餐的鐘点。

“战前不也是这样么？”

“是的，弗拉基米尔，一点也沒有变。”

餐桌上是沒有餐刀了。我們每人都用一双空手撕烤肉吃，弄得我們滿手都是油膩。母亲呆望着我們的每一个动作。就象这样，餐桌上整整一个月沒有出現过餐刀。